

种下一棵树

□ 杨庆珍

在去哨楼村的路上，我们聊到树。晓群说，燕姐最近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听说她天天用后背撞树，看来这个法子很有用。听晓群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倏地泛起一阵涟漪——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“树疗”么？实则，树疗愈人的又岂止是肉身？

树木无言，时刻陪伴和照拂着人类。西班牙诗人塞尔努达写过他与三棵黑杨树的亲近：“我笃信地靠近树干，抱住它们，把鲜绿的青春拥紧在胸口。”塞尔努达这一生坎坷，流亡数十年，经历过肉体与母语的双重放逐，没有人比他更能体悟孤独，体悟黑杨树给予他深深的抚慰和滋养。这种来自自然的能量，充沛、源源不断，让他的赤子之心得到共鸣共振，最终外化为诗，照亮了世界。

在我们老家，很多孩子的千大（千爹）是一棵树。老一辈说，五行中缺木的小孩，需要认树为再生父母，以求补缺。因此常有父母专门把小孩带去拜寄给古树，烧香、挂红、磕头、放炮，祈求它赐予荫护。我想这不能简单归结为迷信，确切地说，这是一种树崇拜。在人类崇拜习俗中，无论东方人，还是西方人，都经历过树崇拜的漫长历史。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将《金枝》作为他的人类学巨著的书名，正是人类古老而普遍的树崇拜的写照。

地球上第一棵树，可追溯到大约4.5亿年前的泥盆纪。树的出现，改变了土壤和大气的成分，为生命提供了襁褓。可以说，没有树，就没有人类的诞生。

在古老的中国，人们早就意识到，有树在，才有人世的祥和。所谓舒适生活，用一个“闲”足以解释。而“闲”，怎离得开庭院里的树木？嘉树成荫，空气清新，坐在树下喝茶、聊天、晒太阳、纳鞋垫编背篓、下棋，好日子发出绿色光芒。

一直以来，很想为自己种一棵树，让它扎根大地，成为我的灵魂伴侣。累了，靠着树干歇息，遥望天边的流云，听蝉声鸟语穿过密叶的缝隙，阳光影影绰绰，树叶散发的芳香让人清心安神。苦了，就抱着树大哭一场，任凭泪水横流，树会无限地接纳我，给我慰藉，让我重新对自己的生命生出信心和勇气。

但是，我的树种在哪里呢？一方庭院当然最好。可惜，身处钢筋水泥的丛林，居大不易，更别奢求私家院落。阳台过于局促，再大的

花盆也盛装不下一树葱茏。种在楼下花园里也不成。去年亲眼见底楼住户与物业争吵，说户外的黄葛树遮挡了光线，最终一阵电锯的尖锐声音响过，树被拦腰截断，看得我触目惊心。种在公路边也不行，灰尘噪音，我都替它憋屈。山林倒是多，都是有主的，随便栽下一棵树，种下的难道不是寂寞？

呜呼，世界之大，居然没有一寸土，可以安放我的梦。想起洛夫的一句诗：流浪了许久的那滴泪，找不到一副脸来安置。

有些因缘不可思议。没想到，夙愿居然有变现的一天。仁寿方家哨楼村的“作家小树林”计划，让一个写作者与一棵树结缘，属于我的树，终于可以找到理想的家。

第一次去哨楼村，是在一个深冬的早晨。一场大雨从天而降，一洗积压多日的阴霾、灰尘和干燥心情。我移开雨伞，仰起头，贪婪地呼吸潮湿的空气，一任清凉的雨落在脸庞，沾湿头发。那一刻，我自己也变成了一棵树，每一根枝条都在雨水中蹦出蓓蕾。

哨楼村，那只是一个村，但其历史人文底蕴的深厚，让人吃惊。这里远古便有人类活动的踪影，村里的汉墓里埋葬着曾经的先祖，唐代摩崖石刻留存着永恒的微笑。明朝开始有移民进村，一代代生息繁衍，耕读两读，延续着一方文脉。在哨楼村村史馆，我看见明天启年间哨楼村出了第一位进士李春旺，看见清道光庚子年进士魏光宇，看见清光绪丙子科武进士辜有闻……这些过往先贤，如星辰照耀哨楼村。

时至今日，哨楼村古风犹存。在辜氏宅院，76岁的辜老爷子俯身桌案，正在专心临池。端正的楷书，点划撇捺干净清楚，让人想起修齐治平的儒家文精神。院落一角，一口半人高的黑陶水缸，缸边生出一丛蕨草，在雨水淋洗中青翠欲滴。一只灰猫蹲在檐下，也许是见惯了人来人往，看见人也不避，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。

年轻村民李长青，一袭青布棉袍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眼神澄净。在他手中，憨态可掬的稚童、咧开

嘴享受掏耳朵的老者，件件雕塑散发泥土气息。近年来，李长青全身心投入村史馆建设，史海钩沉，努力寻找和打捞一个村庄的记忆。他随身的布包上印着一副对联：“睹乔木而思故家，考文献而爱旧邦。”他说，这是自己的座右铭。

知晓来处，方知往后。一片温暖而深情的土地，这样的村最宜种树，种文化的树、文人的树。我的树植根于此，灵魂便有了安放之所。

接下来的问题，种什么树呢？我不愿选择四季常绿的树。凌冬不凋固然值得赞美，但一成不变的面孔，未免过于单调。我想种一棵落叶乔木，首选银杏。从新绿满眼，到葳蕤欣荣，再到黄蝶纷飞、白果坠落，直至金黄褪尽、枯枝直指天空。翌年春，再次发芽，长叶，开花，结果，任人采收……年复一年，在轮回中，让人看到万事万物对无常恒久的显现。

有人说，银杏是汉语里的菩提树。说起来，我认识银杏，还得益于感谢多年前的白岩寺之行。《大巴县志》里提到，白岩寺前有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，寿命在千岁以上。主干在明代毁于雷电，人皆以为死去，后来树冠周围竟然长出九株小树。又经四百多年，九株小树已高大葱茏，巍巍然独秀于林。

九子银杏并非传说，而它的

经历带给人的启发，给予人的抚慰和治愈，更是令人感叹。

2008年秋，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撕裂的伤口还在流血，表姐收养了一个震中失去双亲的女孩。迎着深秋的风，我们一起前往探访九子银杏。远远望见浴火重生的相携九子，大片金黄耀眼的秋叶，仿若猎猎飘扬的经幡。走近细看，古树竟近乎石化，树桩断裂处敞开黢黑的树洞，像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喊。谁也不知道，当年的那场雷劈有多可怕，那深埋心底的秘密和疼痛，只有古树自知。

我们七嘴八舌，一番唏嘘和感叹。最后，大家站在九子银杏旁边拍合影。表姐又单独给女孩拍了几张，她大喊着，用力朝女孩挥手，鼓励她笑。女孩有些羞涩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一抹忧伤的浅笑……后来的故事是暖色调的，读书、就业、恋爱、婚姻……女孩一路顺利，她的笑容越来越多。我不知她是否还记得那棵九子银杏，但我从树和女孩身上，分明看到了某种生命的契合。

银杏是我心仪的树。种下一棵银杏，就是把我的心种在了哨楼村。种下它，就种下葱翠的希望，种下金色的祝福，也种下绵绵的思念。此后，我便与哨楼村有了割不断的牵绊。我会经常去看望它，享受与银杏在一起的时光。树下时光，片刻即永恒，它会挂在记忆里，像一盏温暖的灯。

从哨楼村回来，那夜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鸟，栖息于一棵银杏树上。东方既白，我唱响了自已的歌，并且飞翔起来，在万道霞光中，我分明听到，扑面而来的，是所有银杏叶的合唱，是翻卷着波涛的海洋……



《家乡的小河》邓智涌 摄

一摞笔记本

□ 刘友洪

明天就要去政协上班了。趁着今晚的空隙，我收拾着我在文旅局的办公室。

工作了30余年，也搬过好几次办公室，但当再次遇到此情此景时，心中也不免有些惆怅。面前有一摞足有一米多高的工作笔记本，它们一直跟随我“南征北战”，至今还留存着我的汗渍、喜乐和体温。

我走过去，随手翻开一本。2016年12月21日。眉山市城乡规划局全体会议，审议《成都眉山同城化交通规划》。主要内容：“十箭齐发”对接成都。那时我正在眉山市财政局工作，财政局是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之一。

在我的初始记忆里，我对眉山的交通是心生恐惧的。这恐惧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乐山读书时，有一年，老师组织我们前往眉山参观三苏祠。乐山到眉山差不多60公里，今天看来就是一脚油门的事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却不得不辗转大半天，沿着七曲八拐、起起伏伏、翻山越岭的乡道，一路颠簸，才能抵达。几经折腾，我的胃囊早已翻江倒海，一下车，便路边狂吐不止。现在回想，当时的三苏祠，除依稀记得成地坐在犷殿的那三尊塑像外，其余均模糊不清了。

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又独自乘坐长途汽车，来眉山拜谒三苏。成都到眉山也是60公里，虽

然成都平原不用翻山越岭，但道路依然七曲八拐，起起伏伏，加之沿线还要经过若干场镇，路途更加费时。我是中午出发，到达眉山却已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……

所以，在眉山人的骨子里，对便捷的交通，那是有着一一种天生渴望的。

本世纪初，成乐高速公路建成通车，彻底解决了眉山的交通瓶颈，将眉山与成都、乐山的距离都缩短到一个小时。通车那天，我邀约几位好友，沿着高速公路跑完全程。奔驰在宽阔的大道上，我们欢声笑语，兴高采烈。

随后，陆续建成成绵乐城际铁路、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、天府大道、剑南大道等若干快速路。如今，眉山紧邻双机场，境内八条高速、三条铁路、14条快速路连接着成都，到成都乘坐高铁只需27分钟。我们早上出发去成都办事，办完事回到眉山吃午饭，这已然成为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常态。

我又抽出了一本笔记。

2010年10月26日。北京，清华规划院。主要内容：东坡岛控

制性详细规划。

其时我作为一名规划人，见证了东坡岛的华丽蝶变。

东坡岛是眉山主城区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，面积有三平方公里。这绝佳的口岸，曾是许多开发商眼中的香饽饽。后来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建言献策，坦言最好的资源应该作为公共空间，让所有市民享受。

政府十分重视大家的意见，此行我与相关同志到清华，就是要与规划单位面对面交流、研讨，最终确定了建设公园的思路。于是政府果断决策，调整规划，建设东坡城市湿地公园。

如今，这座占地3800亩，以“东坡”之名命名的湿地公园，位于眉山的繁华地段，辐射着全城一半以上的人口。园内林木参天，碧波荡漾，群群鱼儿翔游浅底，行白鹭振翅高飞，东坡水街人声鼎沸。建筑清一色的古色古香，公园里的路、桥、亭、台皆用三苏的诗词意象来命名。公园内新建“修身堂”，专题展示苏氏“读书正业、非义不取、孝慈仁爱、为政清廉”的家风家教。岛上还有座亲水书

房，名曰“悦读坊”。手捧一本书，置身屋外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既能领略自然之美，更能品味书中的文字之美。

不知何时从哪本笔记本里，掉落出一张书签，那是一枚银杏叶儿。尽管已经干枯，但丝毫掩盖不了它曾经拥有的诗意般的灿烂。

这枚银杏叶儿，是我在三苏祠南大门处捡拾的。在每年的初冬与深秋之间，这两株象征着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银杏树，便以翩翩起舞的方式，与三苏祠的楹联匾额、浩浩文峰一道，迎接着一方八方来的旅人。我此时是一名文旅客人，置身三苏祠，我仿佛又是一名游客。

在我文旅局供职的笔记本中，我看见自己写下的一段感言——

感谢命运对我的垂爱，我有幸亲历了三苏祠的维修整治、提档升级、空间拓展以及布展陈列、学术研究、文艺创作，这些宝贵的经历让我得以贴近东坡……

这摞笔记本，记录了我在眉山这27年的多重身份：一个远道而来的异乡人、一个义无反顾的新区建设者、一个积极参与者和一个东坡的铁杆粉丝、一个扎根眉山的文旅客人……这些笔记本，像一块块砖，塞在27年的每一个日子里，让我的生活虽然整日里灰土扑面，却也饱满而硬实，有了厚重的质地和光泽。

立春，爷爷会花两三个小时地红烧肉，蒸芽菜腊肉包做成立春饭，祭天敬神农氏，求风调雨顺。对天地心生敬畏和感恩，是他固有执念，一念，就是一生。红烧肉和包子，他会分送给邻居的公爷和姑婆家，这也是惯例。

周公都要制立春土牛米号令耕种，你还不准备？爷爷这样督促父亲。父亲目光迷茫望向远方说，寒暖都不稳，不忙？我不管这些，只按大人们要求看课本书，但又将各式杂书藏匿其中。

爷爷给牛煮黄豆花生汁水，挑选嫩谷草喂。膘肥体壮的牛，在厚实的板结土路上烙刻出一路莲花。被打磨过的犁和锄头，生发金属清辉，又反射在爷爷褶皱的笑脸上。空地上，太阳余晖淡淡地落在爷爷翻地时弯弓的身上。至此，泥土变得细粒齐整。我知道，它在等待一场春事。

雨水时节，爷爷加固堤坝，借雨水之势蓄池塘和秧田水。池塘始有初绿，秧田平整如镜，田里清冽的水收揽着天上的流云。山上的水解冻后蜿蜒奔赴远方，路过我家附近沟坎，会发出吉他和弦般的琴音。

梨花纯白的花瓣，单薄中蕴含雨滴的晶莹，在不经意的轻风里，纷飞落地。梨花带雨也逃脱不了沦落的宿命，无数次，我一边感叹，一边贪恋它绽放的瑰丽。雨水打湿的空气中，沉默的水分子融入新栽的小白菜、丝瓜、四季豆和莴苣苗。新竹嫩绿得要冒出油来，又都倒映在爷爷含笑的眼里。

爷爷备完农家肥，又背回农药和氮磷钾，穿着蓝色劳动布衣的他，被背上的物件一再压弯脊背，汗滴又在太阳下生发钻石的容光。

惊蛰时节，晓雨渐多，桃花初荣，蛤蟆咕呱，布谷鸟隐于树丛深处裂变，一年春耕正式开始。

爷爷说，在土地里讨生活的人，谁不知道惊蛰，动植物都依节气猛长，人还不去播种？他在房子前后撒除虫药，给苗床施肥浇水。从地窖捡出一堆红苕，挑选个大、均匀、饱满的苕种，将其发芽口朝上，匀称地按在苗床里。末了，覆盖一层草木灰，再盖一层薄膜。

育苗完种，就育玉米和棉花。我喜欢看爷爷蹲下低头做事，一颗颗饱满的棉花籽或者玉米粒，被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在顶端，放进早已划分好的小十字方格，再用食指向下一压，所有种子就跟土地规整融入。那时，他不说话，眼睛也不看各种花草和飞鸟，只沉浸在自已农事里，动作轻盈、快捷，有舞者的灵逸。

爷爷每天起早贪黑劳作着。他黝黑，瘦长脸上的细密汗水，总在太阳下晃痛我眼睛。等起身，他回望那一垄垄劳动成果，欢喜就会涌上脸庞。只是走着走着，他会用力咳嗽几声。在我们身后，一枝枝桃花在春风里轻舞，万千落红又慢慢回落到当初大地。

那时，我跟在爷爷身后，他会顺手掰断桃树上三五长枝。桃花瓣繁茂得轻轻一碰，就一枚枚飘落。我小心接过花枝，似乎想要握住永恒。爷爷念叨，时间过得好好，春分了，农民该忙了，你读书要懂计划，主动点。我心里冷笑，上课听讲，放假做作业，哪要我计划？

爷爷说的春分，有个传说：神农被后人敬尊为炎帝，他曾骑丹雀找到太阳挂天上，始有人间五谷丰登。世人感念其德，敬为太阳神，在春分祭日于坛。

春分，平分春天，昼夜等长。玄鸟归北，雷发声，闪电至。

雷电天之后，在潮湿、稀疏的柏树林里，我找地木耳。它跟普通木耳外形雷同，只软嫩得滴水，是农村难得的应季美味。野蔷薇漫山遍野开白色和粉色花朵，野草青绿像抹过精油，农人们也没空问津。

这时，爷爷捡起一两株秧苗，轻按田里，双脚不断快速向左或右移动，细嫩的秧苗就一字形伸向远方，连高低也相差无几。又或者，他忙着给长高的四季豆苗搭架，把柏木苗移栽到有空缺的林地，在山上新开的田里插秧，赶着毛皮像黄地毡般柔软光滑的耕牛去犁地。

路过我家香得腻人的一大片油菜花地，爷爷会傻笑，黄莺从我们头顶飞到远处树梢间隐藏着放歌，麻雀

春天里的爷爷

□ 枚雨

则不怕人似的在地里跳来跳去找食。有意无意的，他会在地边遗漏些谷子或小麦，然后远远走开。

春分天里，倒春寒来得突兀，冷暖莫测，爷爷有时咳得喘不过气，即使隔衣按住肚子咳，也劝不住他歇息一天两天。他说，该忙的季节，不要找借口偷懒，支气管炎又不是疼得受不了，只有躺地底下的人才有资格自由休息。

爷爷的话，让我想起地岩头的两座旧坟，曾太爷太奶就在那里一直沉睡。清明前，爷爷会带我们上香，扯干净坟墓前后杂草。

坟前方，几株橘子树开着白中带黄的小花，徒留着水珠莹洁的微小。雨滴敲打着燃烧之后的一地尘埃，我们说着一些恶毒人也已长眠，心里就多了复杂感叹。雨水淅沥，总会蔓延到清明，似乎它在怜悯着人类感恩的怀念，洗涤着一切不能原谅的过往，让我们在思念和忏悔里学着放下。

紫色野棉花除了颜色大小，其它酷似太阳花，一枝枝花朵向阳而生，又亭亭玉立，在微寒的春风里，频频向归家的我们点头摇曳。

那时节，爷爷忙着给孕穗的麦子、结籽的油菜补足水肥，防病治虫。他播种花生、辣椒、冬瓜和南瓜等作物，种满种尽，是他嗜好。他还会摘点椿芽，配着鹅蛋炒好端上桌，农家自酿菜籽油的清香夹杂椿芽嫩香，满满占领我味蕾。

清明后，倒春寒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殆尽。杨花落尽，樱桃红了，浮萍蔓延沟溪谷，就到谷雨时节。

所谓谷雨，亦指雨水充沛滋养百谷，适合抢种。所以有谚语曰，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。谷雨，气温回升，布谷鸟不知疲惫昼夜啼叫催耕。布谷鸟，传说中的子规鸟，杜鹃鸟，司马迁《史记·蜀王本纪》中介绍，望帝杜宇仙逝后，化子规鸟昼夜鸣喊布谷，终血染杜鹃花。望帝赤血丹心，意在春播。

谷雨，这是春天里最后一个节气，爷爷忙着收油菜。阳光下，成熟的油菜荚果是娇贵的，稍一用力就绽裂，那比细小颗粒还小的金黄和黑色油菜籽，就争先恐后地伺机逃进土中，再无法捡拾。那时，天刚亮，油菜荚果还带着露珠，我们被催着上地，爷爷一边割地叫我们轻拿轻放。我不耐烦回说，收那么多油菜籽，摔点儿算什么？他总耐心说，要爱惜所有东西，那是人们用无数汗水的劳动换来的。

油菜收割后的土地，他会翻耕好，移栽玉米，或者挖壅成一垄垄红苕廪。一部分麦子也在谷雨的尾声里成熟，在种收之间，农村进入最忙的红五月。

物事在谷雨里风生水起。喇叭花和酢浆草努力地开着微小花朵，新燕穿径衔泥，秧苗拔节而长，不带骨质又经络分明的新茶被人采摘……包括都在用成长讲述春天的故事，包括被无数人称颂过的银白春蚕，此时，它正忙着啃噬桑叶，铆劲地肉圆肥大，向春天以外伸展，直到吐丝方尽。

然而，春天却滋润不了爷爷的身体，他咳嗽逐渐高频，有时，咳得好久也喘不过气，眼泪跟着下来了。我端水递药，见他神色平静挺直站立，衣角被风肆意撩拨。

春天加速疏散的时间，让我们在人间屈服。

本版责编：张生全